

□ 12
1326
22



論語

微子

卷之八

9712
1326
22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也

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

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

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官室之斬自此始不

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曰君

三田一虎

有遇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入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焉之意故不
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
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
惻怛處一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
都是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
千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命
他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
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難貞

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也外雖狂心則
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
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
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
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
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
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
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謂之仁
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
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仁之德而所謂之
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
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
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
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
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
所以至於仁則以至於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
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

言也。然其曰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
曰不啻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此而識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愛之理。指而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
也。不啻乎愛之理。指而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
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
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惟其有不辭。是以謂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
囚而不辭。是以謂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
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
必有次序。當箕子未死。比干未死。微子已去。志書
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子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
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齊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
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
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
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
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紂以爲箕子之奴。在比干既
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爲正。又曰。集註於
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
安。於此。則不啻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
字。是順說。不啻。則似有所啻。而實無所啻。且如微子是

問柳下惠為士
師曰三黜非君
子之所能免但
不去便是失於
和也
匪父問柳下惠
三黜曰柳下惠
堂然心皆与伯
夷一般伯夷如
一頭室珠只常
要在水裏柳
下惠亦如一室
珠在水裏也
得在泥裏亦
得

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
以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
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啻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
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
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
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
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
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啻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
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
者似啻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啻乎仁矣。惟
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
而皆不啻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
聲焉於
虞反

士師獄官。魯齊王曰。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刑
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

官曰士其長曰師。士師之下有鄉。黜退也。柳下惠三

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

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之言而亡

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

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

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

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

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

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

知。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

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

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

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

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

不去也。○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

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

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

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

是以三黜之後。雖不肯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

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

黜。而末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

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

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

以明其趨之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

論語集注卷之三

四

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峯、鏡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龜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反形句。世家：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

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足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末隱以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入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宗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舉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與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然此言必非面語。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

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必以為聖人之去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進問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且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

音饋朝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去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之史記世家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刑誅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亦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馮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聲而作也三日不朝棄禮也

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繫辭之語○問史記載魯
若致膳則夫去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
遠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
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
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
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南軒
張氏曰去讒速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
志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兵氏曰
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急
己而忌人患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
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
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欲輔桓子以有
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
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雙峯饒
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
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
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
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

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
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
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
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
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范氏曰
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聲所以明
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
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
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
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
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
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旬

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為麟鳳，如鶴生鶴，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魯夫子而趨不同者也。慶源輔氏曰：觀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懇，諄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而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盡發告之以出處上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蓑稍高，朱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才余反，桀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具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峯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

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

辟去聲。擾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

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敷救種

上聲也。擾摩曰。使士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輔

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峯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

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

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桀

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

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曰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憊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毀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篠徒用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

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營士勅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

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子路必將復扶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
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
丈人絕人逃世貌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
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
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
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
此亦子路學
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
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

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
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

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

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
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者仕號

富貴之徒不及
乎中庸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
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

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
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

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
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
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
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

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己道之不行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不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

義則事便有可，不可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
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斷不可以
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
俗之仕者，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
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道，倫不可廢，可見聖
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
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
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
道。如義只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後
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
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號咷富
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號咷富貴，失破
專要，做那高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
做那通底事，所以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
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

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弱於富貴，必壞了性所
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
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
君臣之義，以不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徇義，所以或出或
處，聲而終不離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
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
於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
如此，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去，而不願見矣。數子
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去，而不願見矣。數子
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道既不移，若有所得者
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所謂無不可
謂仕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朱子曰：無道而隱，如
蘧伯玉、柳下

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惟矣。沮溺荷蓑，亦非中之士
也。○勉齋黃氏曰：刻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
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超然志世，所以為聖人
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
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
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
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
彘耳。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
拱立丈人，惟夫子則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稱謂若
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
借四子而說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里也。
○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
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以第但孔子之意，則
又謂當此世，若人如此避世，夫下誰與治者？故不得
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
溺等入。此真名言。○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人章首
冠以楚在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
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倦倦接引之意。在陳之數
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向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

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實荆蠻

者夷逸朱張不見形同反下同經傳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當偷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下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偷義理之次第

也慮患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必連事不可考然

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監甚悲哀三年

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兼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

也知禮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慮對偷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

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

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短音身裸力果以為飾左傳襄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

委以治周禮仲雍削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隱居獨魯合乎道之清放言自

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居處向吳以獨善其

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

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

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

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

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

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

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

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

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

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

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

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

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謝氏曰七人隱遯不

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

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

同遯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

之倫厚矣此便見他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

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

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

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群出

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

數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

乎清而不汗然不汗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

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

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與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反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恠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

與月半以樂侑食時也者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

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

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海鳥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

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師

隱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聲此張子

○此記賢人之

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

音靈人賤

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

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

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禮樂借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皆傷時之衰

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沉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曾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反。詩：絀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犬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不弛其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

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

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以而不忘也。其或夫

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

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反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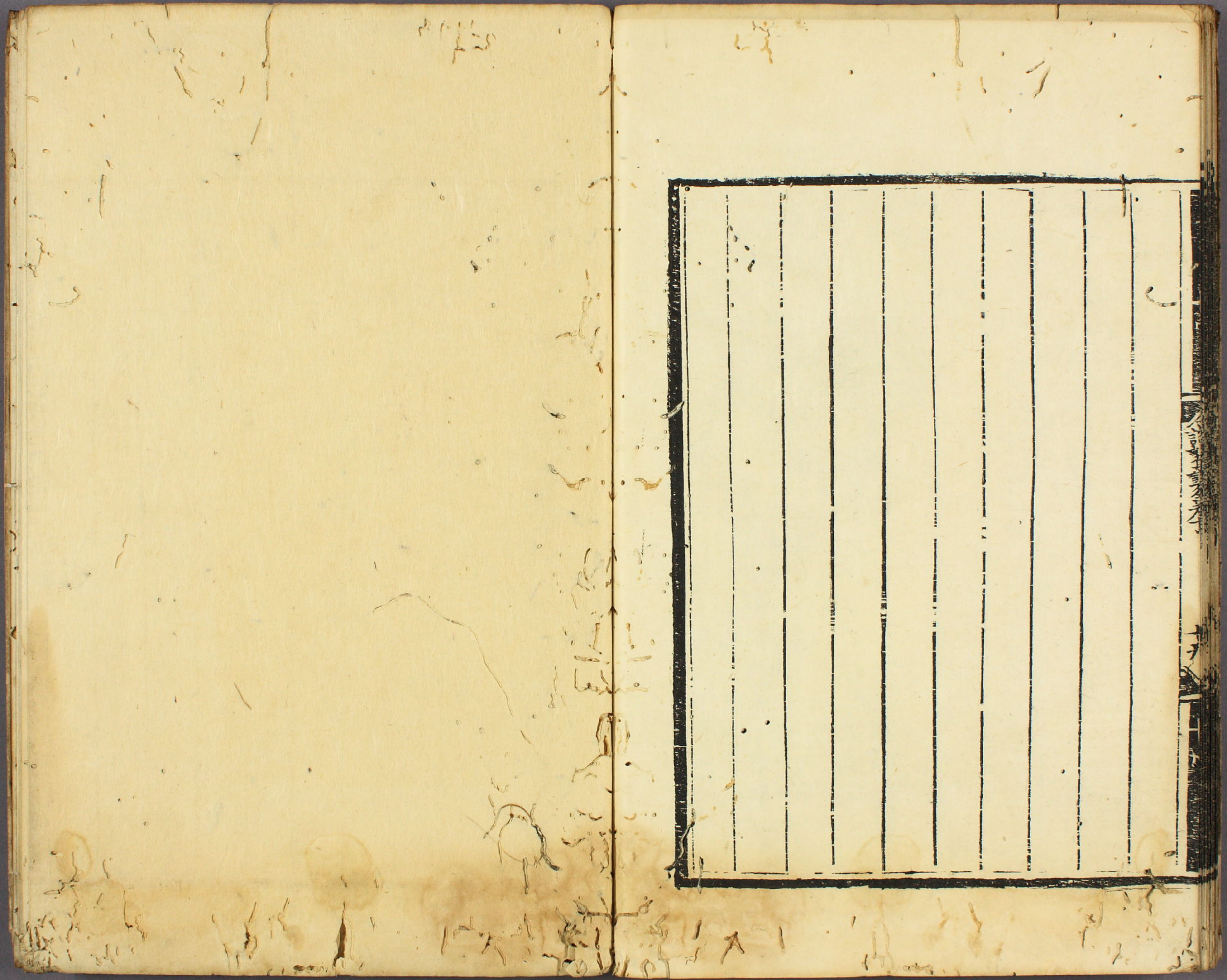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

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各
故意其四乳也。○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
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愚按此篇
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執，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
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
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
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
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
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
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
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
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

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抑下惠是也。孔子
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
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
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
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
夫決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
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
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
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2111
728

2111
728

Account Book

17

以下全て
白紙

